

1925

榕城

文史

4

政协揭阳市榕城区第二届委员会主办

榕 城 文 史

第四期

政协揭阳市榕城区第二届委员会主办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封面题签 王瑞龙
主 编 卢安银
副 主 编 陈诗侯 刘东松
编 委 王云昌 蔡楚云 吴文科 黄树斌
封面设计 陈精耀
校 对 吴文科 黄树斌

《榕城文史》第四集

编 辑 《榕城文史》编辑部
出 版 政协揭阳市榕城区第二届委员会
印 刷 单 位 深圳超艺
印 刷 时 间 1998 年 12 月
开 本 大 32 开
字 数 66 千字
出版准印证 粤印准字第 1459 号

编 前 话

这一期《榕城文史》是政协揭阳市榕城区第二届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新一期文史。换届,意味着新陈代谢,涵盖着新生,表现在新的面貌的出现。文史工作是政协诸多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期文史也应要求有新的面貌和新的内容。区政协的领导、政协机关的同志、文史专委的委员和关心并赐稿本刊的作者在出版这一期文史工作的过程中,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努力,搜集资料,构思撰稿,写成较有参考研究价值的文章,在此,我们表示谢忱。

去年以来,我市正在开展具有揭阳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事业的建设,因为揭阳历史悠久,人文鼎盛,名胜古迹众多,山川秀丽,揭阳城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所以形势喜人。为了配合这

项建设，我们选定以旅游文化为这一期文史的中心内容。但《榕城文史》的篇幅有限，也不是专书，所以它不可能涵盖整个旅游文化，它只能从某些侧面去拓展和加深旅游文化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以便对本地区的旅游事业起着促进的作用。

在这期文史的征稿中，我们要求不论写名胜、史事和人物等，题材选择要新鲜，要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及研究性质。现选编的稿件中，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但因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舛错之处难免，诚望行家、读者、作者匡教。

自1994年市区区域变动以来，东山管理区和揭阳经济开发试验区未能成立政协机构，政协工作一直同榕城区合在一起。因此，有关东山管理区和揭阳经济开发试验区的文史，都是《榕城文史》的范围。

目 录

窥探进贤门	郑智勇/1
古城中轴线——榕城中山路	郑少鸾/9
揭阳城隍庙始建时间考略	徐光华/12
郭之奇故里沐春风	郭伟忠/14
南面山胜迹遐思	王云昌/18
漫游紫陌思前贤	郑魏河/24
浅释桂竹园岩水道诗碑	郭伟忠/31
石马山记胜	林道成/35
京冈探古	林璧荣/39
揭阳涵元塔	徐光华/44
渔湖新桥话“化龙”	黄光启/49
渔湖溪南天后宫大溪庵赏幽览胜	黄光启/53
钟灵毓秀话阳潮	林璧荣/60
流光溢彩黄岐山	谢任爽/64
屈大均揭黄岐山潜雷石之谜	杨祈先、黄淡清/69
揭阳黄岐山麓陈泰初宋陵	陈潮荣/72
古乔姑宫诏廊	郭伟忠/76
明清年代揭阳八景名更变	刘锦辉/80

榕石园及其诗文	孙淑彦/82
揭阳赏石古今谈	王云昌/90
丁日昌挽陈省三联	小燕子/94
揭阳商会史略及商民协会旧址	徐光华/95
寨仔崇抗元史话	刘锦辉/99
志远轩前吊魏造	郭伟忠/103
明代海阳辜朝荐为何列入揭阳“戊辰四俊”	
.....	徐光华/106

情逾海峡话民俗

——寄自台北市娄子匡先生书简 ...	林英聪供稿/107
揭阳民俗学研究先驱林培庐	
——兼复函台北市娄子匡先生	林英聪/108
辛亥革命志士黄士杰轶事	椰 影/111
匹夫自有报国志	
——记商民协会领导人林新民	林英聪/115
杨钟岳其人其事其诗	杨楚豪/122
吴复古与苏轼	徐光华/126
揭阳钟表发条创始人——蔡眉	蔡和青/129

窥探进贤门

郑智勇

古代揭阳县城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既有一般城池所共有的城门，又有一般城池所没有的落门（城墙下水门），而城门与落门合共总没有超过八个；二是除了东西南北四城门之外，又有进贤门，较一般城池多了一个城门；三是它的东门在东南，北门在东北，而进贤门才在正东。之所以形成这三个特点，从大处着眼，是榕城水道众多、南北极限、西窄东宽而呈喇叭形的地形地貌使然；从小处考察，则都与进贤门建置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探讨进贤门建置的有关问题，对于了解揭阳古城的建设，进而从一个侧面了解揭阳古代人文历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揭阳进贤门的开辟，民间有“‘前七贤’设，‘后七贤’开”的传说。传说讲：潮州“前七贤”在城墙中埋下“潮州进贤门”石匾以待后人，几百年后，“后七贤”议开城门，定位正在埋匾处。这个传说很动听，主旨不外称颂“前后七贤”，但却与史实大相径庭。“前七贤”中，林巽、许申、卢侗、刘允、吴复古、张夔都是北宋人，那时揭阳尚未重置县，县城尚属于虚；王大宝虽然主要生活于南宋，可是那时的揭阳县尚未建城

池，何来城墙埋设“进贤门”匾以待“后七贤”？毋庸置疑建进贤门之举，必然只能是在有了城池之后的事。

据明潮州知府陈瑄的揭阳《城池记》和《揭阳县志·城池》（雍正本与乾隆本）所载，揭阳城池始建于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分内石城（县衙范围）和外土城；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知县陈爵又拓展外土城，有东西南北四城门及南、北、马山三濬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金事陈英橄同知沈景”“甃石为址，高五尺，上累以甃（砖），高七尺，堞高三尺，共一丈五尺”，建成了揭阳县治最早的外石城。这个时候，只有四城门三濬门（又志书载曾有过“吴西濬”，但从没有过同时有四濬门的说法，可能有吴西濬的时候另外一濬门未开）的记载，没有进贤门。以后，莅任者多次修建城池，但志书中均未见有关于增设城门的记述，可知仍是四城门。至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郭春震《潮州府志》还是记揭阳县城“门四濬三”。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沿海寇警，岭东道要求揭阳加强防备，仍是“饰筑四门月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城垣坍塌，知县李桺重修增高，也未见有增加城门的记载。总之，都是东西南北四城门而已。

进贤门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望海的《曾公生祠碑记》（碑石现搁于进贤门左侧空地，详见拙文《曾公生祠碑记及其它》载《揭阳日报》1993年2月16日）。曾名应瑞，字徵伯，别

号龙图，江西临川人，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秋授揭阳令，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十一月主持开辟进贤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六月进贤门落成。何望海于同年秋接任县令，翌年十月为地方所建的“曾公生祠”（原址在进贤门左前方）撰写了这篇《曾公生祠碑记》。碑记中说：“揭俗揭郡，进出进贤门。是门，公所新辟也。”还说：“诸生猎纓进曰：‘是门也，揭人文系于斯，议开匪一日，而……不果，公至，辄鳩工指授’。夫东，生方也，公辟门以进贤，邑专祠以报公。”何望海写这篇碑记，距进贤门落成已经一年四个月，“进出进贤门”与府城来往，已经成了“揭俗”；而“是门，公所新辟也”至关重要，“新辟”而不是“重开”；“公辟门以进贤”则是取名“进贤门”的原因。这就明白的告诉我们，进贤门是曾应瑞始建（新辟）于天启二年的，其旧址虽是古门，却不叫进贤门。但是，由于何望海这篇碑记过去鲜为人知（各志均未见收录），研究进贤门历史的主要以宋兆禴的《重开进贤门记》为据而认定进贤门是天启二年曾应瑞“重建”，因而使其始建年代成了一个谜。

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宋兆禴的《重开进贤门记》：

“县南数十武（古制，六尺为步，半步为武），迤而东，揭庠（学宫）在焉。庠之左为进贤门。进贤门，古门也。其道环学而西，通甲卯乙（东方为甲卯乙）之气，为生，为旺，为光，

为明，往日奕盛，则可得而指也。为豪（豪门势族）所不便，门遂堙（塞），底滞屯郁，所由来矣。独不知圯自何年，乘亦逸之，岂当时亦有所避耶？而门迹故存，即今所仍者是也。门面卯坐酉（西方）。以内界河为民祠，故经是门入者，尽其埤（扫除其地，以为祭神之地为“埤”，句意即须走到民祠祭神的埤地尽头），稍折而南，木桥渡之，乃得衢（通达之道）。先是改避之日，欲稍下以就衢，验之城砌，有方而径寻（古制八尺为寻）者，知旧为塞处垒石也。登城而望，外有通巷一条，今拓为街，东去可就中道。中道者何？渔湖都入府之官道，有南有北，而此其中也。城河两岸，潮退见有泥中粼粼而石者，年久地颓，且散且次于阡隍（小崩曰阡；城河无水者为隍）下，则当日之桥址，门所由受途于巷者。问之耆献（六十曰耆；聪明睿哲曰献）能一一言之。仍其处遂辟焉。

“门以外，为侯生祠，取其冲，使奕世而后出入是门者，览诵遗碑，知侯之遗爱无穷而兹门尤挽运兴衰之远绩也。”（标点符号包括着重号及注释为笔者所加）

从以上摘录的宋文看，第一，宋氏提到曾公“生祠”和何氏“遗碑”，说明宋文后于何文，何文“新辟”的说法应该肯定比宋文“重开”的说法准确。第二，宋文所说的“门迹故存”，言之凿凿，无可怀疑，说它是“古门”，言不为过。原来曾经想在“今所仍者”“稍下”处开门，以直接连通城内大道，

因为发现有“旧为塞处垒石”和门外旧桥址，才“仍其处遂辟焉”，说明这里确有一处被塞过的“古门”。但是，“古门”不等于就是古的进贤门。宋氏说：“进贤门，古门也”，应该是进贤门所在这个地方曾经是古门的意思；他的“重开进贤门”的意思，我们可以从雍正本《揭阳县志》得到启发。该志“城池”说：“天启元年辛酉，知县曾应瑞于北门之下东门上，为学宫震方，重辟一门，名进贤”。“重辟”与“新辟”、“重开”应该是同一意思。因此，我认为对宋氏之说应该理解为在东西南北四门之外再开一门为进贤门的意思，或者是理解为再开古门建进贤门的意思，而不能理解为古有进贤门又再开进贤门。第三，宋氏认为，古门“为豪所不便，门遂堙”，并推测志乘不记是“当时亦有所避”，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前面说过，志书从来只讲揭阳有四城门，难道避嫌避到连“五”城门都不敢说吗？根据志书所记的四城门来看，开进贤门之前，揭阳只有东西南北四城门，而“古门”的存在，只能说明这里曾经是东门，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东门再迁到东南而正东门塞。只能是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志书从来只记揭阳有四城门而不见有五城门。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东门从正东迁徙到东南呢？当然，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可以估计，这和古人迷信风水有关，而不是宋氏所说的“为豪所不便”。古人重

视阴阳地理，这不须说，单就揭阳古代县城的建设来说，就有证据说明揭阳先人很重视这一点。

第一，明代著名史志家黄佐的《钓鳌桥记》关于西门的改造的记述，就说明地理风水在揭阳县城建设中是有重要地位的。下面据郭本《潮州府志》所载摘录该记。

揭阳城西有溪通南北，旧跨溪有桥，曰“钓鳌”，当闽广通衢。至国初（刘县志作“洪武初”）而圯，民病涉，则以舟渡。天顺中，有司筑为直道，溪流两逼，舟楫奏艰，道且直冲邑西，堪輿家以为咎。亡何，果婴（刘县志作“罹”）冠变，道亦胥沦。正德时，筑新桥于道所，议者屡欲复旧，弗果。侍御（刘县志作“会稽”）季公谪簿来邑，乃瓮瓮垣于城门之西，辟石门于其南（刘县志作“外”），用障冲连（刘县志作“逼”）。

季公名本，字明德，嘉靖初以言事谪揭阳主簿。黄佐讲得很清楚，为了避免西门外直道的冲逼，季本在西城门前筑了一个瓮城（瓮垣），瓮城门向南。这个历史事实，志书并没有正面记载，如果不是黄佐记下来，今天是谁也不会了解的。既然在揭阳的地理上曾有过这样的讲究，我是否可以推测，为了避免西门外直道的“冲击波”，又能接通“地龙”，因此塞了正东门而移建于东南方？

第二，从讲究榕城“地龙”的历史现状看，东门迁往东南方正是古人重视地理风水的结果。旧说榕城龙气自莲花山脉的龙颈

来，从龙颈到桂岭的双山，迤行 99 峰，双山的石母山于是建了双峰寺。石母山上建双峰寺，这是一个事实。双山以东，平畴旷野，直接双溪嘴，榕城正处其中，于是就在钓桥溪东岸建了“接龙亭”，跨溪有接龙桥，西有接龙祠，这也是事实。亭建于何时已失考，《榕城镇志》有“雍正八年，知县陈树芝重建接龙亭于钓鳌桥东岸以南，培县龙入首之脉”的记载，可见清代只是重修而已。现在亭已毁，亭边榕树已成古干苍虬，榕身衔一亭石（在原揭阳县食品仓库范围内溪边），“衔石榕”成了“接龙亭”的见证。“接龙祠”也已不复存在，但附近民居墙壁间，尚存篆额“陈侯（陈树芝）书重修接龙祠记”的石碑，是为“接龙祠”存在过的明证。祠与亭之间，横溪仍有灰堰，潮退隐约可见，这是接龙桥的遗迹。这些，都是古人注重地理风水的事实。而西来龙气，正是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榕城的。具体路线是过西宁桥，穿鼻孔巷，进瓮城门，转西门盍，到达朝天坊，然后直通火烧地街、南市巷、东门直街而指向东南方，这就需要在东南方有一个出口，而这也就是榕城东门迁往东南方的主要原因。再延伸，又在潮阳的龟山之上借地建涵元塔。这样石母山与涵元塔正好处在乾巽线上，因而就完成了“地龙”的引接聚集。当然，这些计划的实施，并不是一个同期的工程，从历史记载看，是不同时期不断完善的过程。

从以上分析，我们推论，进贤门所在位置曾经是榕城东门的地方，由于堪輿学上的需要，东门迁到了东南方，原址寨为城墙。

至天启二年，知县曾应瑞根据群众愿望，在古城门遗址上重开旧城门，取名进贤门，而保留了当时的四城门，这就出现了榕城五城门的格局。这个推论，不一定正确，但愿能作引玉之砖。

古城中轴线——榕城中山路

郑少鸾

中山路位于榕城区中心南侧，北起原揭阳县府前，南至外城南门，全长 705 米，宽 7 米。该路城隍巷以北路段昔称宣化街，城隍巷口至南市口为大街，以下至城门为南门街，清乾隆以后统称宣化街。民国十五年（公元 1926 年）春，揭阳县长陈卓凡主持扩建宣化街，拆毁“戊辰四俊”等 11 处牌坊，街路由原 4—5 米宽拓为 7 米左右，并更名为中山路，以纪念辛亥革命之胜利及孙中山先生。据《榕城镇志》载，从民国十五至二十二年（公元 1926—1933 年），历时八年，经陈卓凡、谢鹤年两任县长相继致力，基本完成对主要街道的拆扩及沿街楼铺民居等建筑的改造。至此，城区形成水泥路面、以中山路为主轴的纵横相通马路网。而老城区的这一道路格局，至今基本未变。

中山路（宣化街）明清时期是揭阳县治榕城乃至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城最繁华的地方。清乾隆版《揭阳县志》县镇图对别的地方只标坊、不标街巷，唯独宣化街标了出来。街上所立的 11 座牌坊，记录着揭阳的民情风俗及科举寿考等多方面的信息。例如“戊辰四俊”坊，是揭阳明代人文鼎盛的物证。明崇祯元年戊辰（公元 1628 年）揭阳有郭之奇、宋兆禴、黄奇遇、辜

朝荐四人中进士，为纪念这一盛事而建“戊辰四俊”坊。牌坊背面镌刻海阳吴殿邦手书的“龙飞首盛”四字。坊为地方人士所共仰，1926年中山路扩建时，牌坊被拆，坊石遭弃。后来该坊石被榕西吴文献移置于其私家园林榕石园中，并以坊石嵌北壁而为“拜石亭”，以“龙飞首盛”为园中八景之一。

中山路扩建时将街路两旁的楼铺民居全部改建为骑楼式。骑楼式是中国自明代以来南方多雨地区临街建筑的一种传统形式，二楼（部分有三楼）为住房，一楼为铺面，楼铺门前皆有走廊，每间门前有二条檐柱（每条檐柱隔邻两间合用）。中山路两侧楼铺以钢筋水泥柱为前檐柱，传统三合土筑墙，木板铺楼，上盖洋式水泥板晒台兼中国传统双坡瓦屋面，部分二、三楼建成罗马式，一楼横梁下又饰有卷草纹等图案的雀替，形成中西结合的建筑形式，体现了外来文化对本地建筑的影响及民国时期的时代特点。

中山路反映着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的见证，是近代榕城城市面貌的典型代表和物证，是今人和后人认识近代榕城城市面貌、建筑形式和风格的实物标本。正因为它整体上反映着榕城的历史特色和传统风貌，人们置身其间就会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山路是研究近代榕城城市格局、尺度的良好例证，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建筑具有典型性和时代风格，并且现状保存基本完好，1990年被列入《揭阳县城（市区）总体规划》中，予以保护。

中山路是榕城老城区的中轴线，是古城的脊梁，地位举足轻